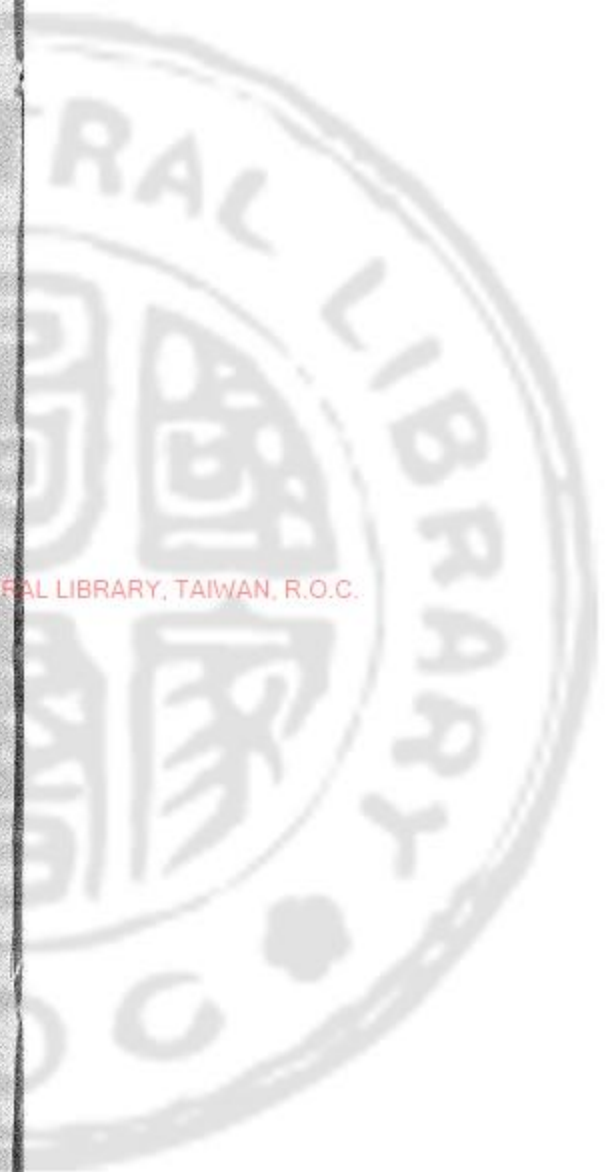


嘉祐集選序



陸慶丁卯先大父為武功  
令余年十八往覲之康對  
山公之子康靈壽榕時為





諸生對山狀元之有名者  
也靈壽為余言先君未第  
時常讀嘉祐集得力余即  
覓一帙讀之不忍釋手以

識見之精文章之妙無復  
過老泉者矣自庚午後汎  
覽羣書原本為相知借去  
不還以至于今余七十有



二矣兒清衡以是集請余  
評薦之流覽一過乃知老  
泉于聖人之道槩未有觀  
其所論五經皆非也為文  
讀書也余以讀書不輟所  
見乃進于少時不然則七  
十與十八等耳此孔子所  
以有後生可畏不足畏之



說也客請刻所選以傳乃  
併刻其一二未選者欲後  
學知老泉之所造文章之  
利病焉

天啓元年夏六月夢白書





嘉祐集選目錄

審勢

審敵

心術

強弱

明間

孫武

遠慮

廣士

樂論

嘉祐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諫論下

明論

上田樞密書

上張侍郎書二首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譜例

蘇氏族譜序記

張益州畫像記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祭亡妻文

議脩禮書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嘉祐集選

審勢

忠者唐虞之  
遺風也質者  
夏之遺意也  
質之久而為  
文自然之勢  
也此三代之  
所尚非三王  
之意也今云  
所尚一定至  
千萬千年而  
不變文武豈  
好文而惡忠  
質乎天下之  
勢有強弱聖  
人審其勢而  
應之以權與  
忠質文無涉  
且與萬千年  
不變之說矛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  
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  
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  
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  
真之上忠商之上質周之上文視天下之所宜上而固  
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  
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  
制禮而天下遂上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

嘉祐集



有矣周豈尚  
弱乎治天下  
者惟道德仁  
義為不可易  
秦純任威刑  
豈可與周並  
論乎然漢人  
已有此說矣  
夫抵老泉不  
講于聖人之  
道而習戰國  
之縱橫故誦  
其文者可喜  
而鮮合于經  
義即于權術  
亦未為精徹  
也

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  
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  
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  
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  
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者而愚  
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  
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  
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  
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衰而下不以為德故處  
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

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  
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  
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  
而忘襲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  
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  
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  
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  
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  
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  
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



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

勢固以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乎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平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方外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



於意而意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情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騎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无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夫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貴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

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



那得如此  
看水頭人

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

日無德乃  
可以為君乎

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上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弃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則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



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善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〇〇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旣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蠻夷始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



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  
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  
萬而猶慙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  
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  
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憂其死而殘其  
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  
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  
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  
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决  
大河潰巖壞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

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  
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堦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  
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  
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  
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  
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  
之情勝則衽衽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衽石晉之勝  
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  
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  
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



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  
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  
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此狄謂之犬戎殺骨於地猶  
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  
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  
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  
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右人有  
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奈  
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也且今中國之所以  
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

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愚度之  
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  
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  
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  
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  
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  
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  
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  
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  
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



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能行其所欲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於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無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

以漢七國比  
未之匈奴甚  
是然天下必  
然之患未有  
可養之以俟  
其大者亦易  
知也

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



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

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知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究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



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也華入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

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無遺不示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歸兵秣而後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若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驅蹙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鬥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就蹙者形也無以待之則事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彼自弊其力於無益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為賊所整使來告曰吾將假



直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虛言  
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  
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  
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  
破之場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之意其必劫與都  
國之難霸王之資也凡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  
國之王幼弱未嘗莫之所置樽枋方握其事數年之後  
大抵皆完血氣方剛漢之弱也病而賜罷當是之時  
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也

心術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  
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  
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  
是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興百戰凡戰之道  
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  
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  
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  
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  
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弁天  
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



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而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敵一忍可以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強弱

若弱為不  
長愛談兵者  
聚八心術如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弃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邪故曰兵之有上中下

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于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蓋左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



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攻無乃  
携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牡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  
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弱  
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避強常  
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百步吾擊敵弱常避強  
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  
致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  
不知老弱之兵其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  
強兵而全吾之銳鋒豈可俟矣故智者輕奔吾弱而  
重擊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精焉





矣

明間

此老好言權術却迂酸乃補可笑

上智何能夏人為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矣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常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為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邪伊呂固與人為間邪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武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

嘉祐集

五

旦





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過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符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通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矣雖

不知人而使  
之間為其所  
賣則是木偶  
人也以木偶  
人為戒而廢  
間則高祖之  
用陳平何如  
哉

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才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網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宥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對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

斯亂者按武之書以實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或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以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類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晉語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



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矣。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於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韜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



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燕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

不與者唯留侯鄒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曹氏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穿設陷穿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



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  
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  
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  
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  
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  
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  
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  
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  
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  
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

是  
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  
以開心胃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  
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取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  
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  
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  
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  
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  
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  
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  
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



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祿重  
其權而後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 太祖用趙  
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  
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  
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廣士

取于盜賊夷  
仗偶一為之  
年古時元無  
取士之科科  
目既設則天  
下之士皆入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  
之士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  
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

其中不能者  
乃為齊吏其  
知自愛者絕  
少安得如漢  
將之可將相  
署哉

所恥而徃徃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忤而繩趨  
尺步華言華服者徃徃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  
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  
特如此而可治也後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  
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  
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  
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  
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  
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  
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



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  
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  
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  
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  
爲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藩郡  
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吏若此者  
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途多於古也  
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半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  
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  
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  
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雋  
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賤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  
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  
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雋明博出之可以  
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  
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  
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  
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  
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  
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



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大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答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大彘我何望而不為大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大彘之行不肯為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飾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貫忍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沅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盡奪而奇才絕智

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不為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



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旣而  
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  
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旣  
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死如顛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  
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  
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執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  
其初之無禮而死而曰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  
曰聖人欺我故當其難步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  
以勝天下之勞逸者何不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  
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

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  
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爲葷去其鴆徹其葷則酒肉之  
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  
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  
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不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  
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下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  
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  
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  
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溥萬物也日吾見其所  
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



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凝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寔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樂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人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君必納乎嚮之論

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若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若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



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者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未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若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



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经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電日轟轟焉遮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

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贊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奸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焉知



老泉之文此  
首當為第一  
處士得之即  
可以轉玉公  
天地間決不  
可無者

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

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知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



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  
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  
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  
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  
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  
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泉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  
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  
饑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窮  
困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  
以為愛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

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  
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  
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  
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  
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  
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  
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  
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  
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  
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



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於世俗。日踈濶。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是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小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六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徃親舊。性往在此不



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  
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  
千里走表為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  
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為淺所不可知者  
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人  
日中必斐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  
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  
老而猶足以有為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  
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  
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烈僮僕無人繼

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  
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  
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  
伏惟明公所謂繁蕪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  
蓋窮困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  
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  
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  
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



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卽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卽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差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

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旣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無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旣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



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

則畧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而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



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睽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設書計已達左右洵間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

廢山林不得聖俞承和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爲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携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卽爲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求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



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為上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塞千萬加愛。

○譜例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仁壽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

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猶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耻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曰。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為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輩為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



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歐陽氏譜及永叔題劉氏碑後不具於此

○蘇氏族譜亭記

四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墜

之西南而刻石焉旣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旣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

按周公諱齊東楚語老泉族譜亭記所云某人乃其妻黨程氏也釋止輔乃東坡之表弟多行不義有名唐者宣正間



附王蔡最貴  
有名敦學者  
附秦檜至右  
史害邵康節  
之孫溥至今  
誅之于天教  
厚遺大火寸  
椽不遺後世  
檜意論死蓋  
世濟其悲者  
也

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與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

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熟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張益州畫像記

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某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

最得意之文  
皆尤佳



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  
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  
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  
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意亦  
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欲未墜於地惟  
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  
而退無辨容爲天子收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繁以生  
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  
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  
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

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  
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  
齊魯非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  
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  
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  
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  
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意如何  
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  
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  
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



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  
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  
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慷慨  
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  
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旌纛舒舒西人  
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  
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  
西人來觀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晏其僚伐  
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閭閻閑閑有童

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芑芑倉庾崇  
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心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  
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  
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歸公像在堂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  
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  
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  
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坊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  
坊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



留滯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  
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  
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  
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  
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馳徐  
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  
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薄洶涌  
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  
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走  
如鯀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

矣故曰風行水上水激風起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  
者豈有求乎文哉然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  
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  
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  
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  
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  
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  
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  
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  
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噉之吾亦效之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書讀之吾亦效之讀書學句讀

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



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劔槩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為贈

○祭亡妻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棄我而先我徂京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末哀

反覆求思意子復回人亦有言死生短長苟皆不欲爾避誰當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忘咻响撫摩既冠既昏教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携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于南宮文字煒煒歎驚羣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寔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慙慙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游蕩不學子雖



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肆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丘惟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骨肉歸土菟無不之我歸舊廬無不改移菟兮未泯不日來歸

○議脩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書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

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徃徃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一則適足以為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



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在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楯，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